

期刊·观察

兼具未知与传奇的世界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等了四年的2026年世界杯，堪称足球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参赛队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比赛场次增至104场，分布在16座城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把它形容为“相当于举办104场超级碗”。

“没人确切知道，谁像诗人一样发明了‘世界杯’这个绝妙的词。”《新周刊》对当前全球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进行了溯源：据说多伦多的一家报纸最早把这个词用在了冰球比赛中，后来一位英国茶商在意大利都灵办了一场非官方性质的四国赛，第一次把它用在足球赛事上。1928年，国际足联决定在1930年举办第一次世界大赛，取名“世界杯”很形象，杯里装满了人类的身体、酒、眼泪、血汗、荷尔蒙、情感；也很抽象，近百年来，人类不分肤色、种族、民族，都围着世界杯手舞足蹈，为其挥洒情感与血泪。

事实上，世界杯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它是一场关乎国家荣誉的对抗外，还因为广阔的绿茵场足以容纳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与竞技精神。在终场哨声响起之前，一切皆是未知数；赛前被所有人看好的球队，可能小组赛就黯然出局。反之，默默无闻的小将也能一战封神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故而“世界杯”这个像是诗人发明的词背后，是人类对生

命力本能的向往，是用身体在书写故事；依靠战术智慧与意志力完成的对抗博弈，则是每个人直面困境、突破局限的精神缩影。

本届世界杯上，依旧上演着未知与传奇。据《半月谈》盘点，世界杯首轮的比赛表现，书写了“小人物”的足球浪漫：佛得角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整场比赛佛得角仅一次犯规，创下1966年有统计数据记录以来世界杯单场最少犯规纪录。门将沃津尼亚以40岁的年龄，创造世界杯最年长首秀球员纪录。他7次扑救守住球门，帮助球队0:0逼平强敌，斩获该队首个世界



杯积分；同为新军的库拉索也创造了奇迹。对阵传统强队德国时，库拉索球员科梅嫩西亚攻破诺伊尔把守的大门，打入该队世界杯首球。与此同时，最大的未知依旧存在：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C罗等“黄金一代”球员，在本届世界杯是否真的会成为球迷们所说的“诸神黄昏”，在这里完成属于他们的最后一舞？另一边，哈兰德、姆巴佩等新生代巨星锋芒尽露，是否能开启绿茵新篇章？这些都等待球迷去关注。

世界杯传奇的一面，还体现在中国男足没去世界杯，但不妨碍世界杯处处离不开中国。《Vista看天下》杂志盘点了世界杯上的中国

“身影”：首先是“充电的足球”。它由4块球皮热黏合而成，球面夹层内装有惯性测量单元芯片。芯片重量仅14克，以每秒500次的频率采集触球、速度、旋转等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使得赛场的数据采集更完善、赛事判罚更精准。难怪FIFA首席商务官罗米·盖伊感叹，中国技术实现了“足球观赛方式的重大飞跃”；其次是出圈的LABUBU“小怪兽”，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原创潮玩IP以官方身份登上开幕式。它没有背负任何宏大的叙事，却用一种无国界的、轻松幽默的方式，完成了文化符号的自然输出。文章写道，从需要充电的足球到VAR裁判

室里的海信屏幕，从开幕式上靠“五萌”出圈的LABUBU到义乌商户抢注的球迷服专利，从墨西哥城街头奔驰的宇通大巴到每天运载125万人次去看球的中车轻轨，在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中国人却用另一种方式，赢麻了。

可见，世界杯从不是单纯的绿茵竞技，更是各国自我塑造、谋求影响力的舞台，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续定义着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坐标。正如《新京报·书评周刊》的点评：“人们在观看比赛时欢呼、失落、狂喜或遗憾，而国家则借助这项全球性的盛会不断讲述自身的故事。世界杯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承载的从来不只是体育，而是一个时代对于荣耀、身份和世界位置的想象。”

■文史期刊

“声名”与“谜题”兼存的贵州乡贤李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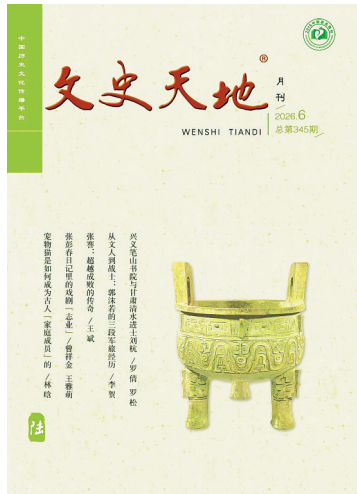
《文史天地》2026年6月号，月刊

贵州诸多古代乡贤中，思南的李渭是兼具“声名”与“谜题”的特殊存在。

文史学者庞思纯先生在《明清贵州六千举人》一书中，把李渭摆在贵州六千举人的第一位：回乡办学，辞官后讲学18载，倡导“天地人和”，远近问学者数以千计。明代名士、都察院金都御史萧重望将其教育之功与阳明先生并列，评价为“贵筑之学，倡至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著书立说，作为王阳明学生蒋信的弟子，李渭与凯里的孙应鳌、贵阳的马廷锡并称“黔中王学后三先生”，史载其著有《先行录》十卷、《诗文》三卷、《简寄》二卷、《杂著》一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规》三卷等，明神宗誉之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后人赞之曰“黔州道脉由公肇”。

他身后的谜题不少：随着思南的李渭专祠在历史上的历次动荡中被焚，藏于专祠中的李渭著述也随之散佚，现存传世的文献多保留在史志中：《先行录》收录于《明史·艺文志》，《黔诗纪略》收录其诗作十首，另有《学记》《射圃记》等零散篇目留存。故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学界难以全貌地详论李渭的家世、生平 and 学问，其身上的诸多谜题至今无法破解。

最新一期《文史天地》杂志刊发文章，从李渭的传世文献《先行录》出发，介绍作为黔中王学代表的李渭。



李渭之学发端于幼蒙其父李富之庭训，读陈白沙《禽兽说》以明“必为圣人”之志，为李渭后来亲近江门学派大师湛若水和兼王阳明、湛若水二学之长的蒋信埋下了伏笔；持程朱“毋不敬”“思无邪”之工夫，戒慎恐惧，一介不取，日夜在楼上静坐以求本心，又认真学《易》，终于在22岁时以《易》中举，这为他从程朱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准备了思考契机。作者认为，李渭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熏陶与启迪，在此基础上，大力倡导躬行践履、笃实力行，秉持以行为先的理念，并撰写、刻版了《先行录》。文章写道，李渭《先行录》深刻揭示，行知本为一体，提及行，知便蕴含其中；谈及知，行亦与之相伴。学习绝非整日空谈方法，关键在于付诸实践，唯有在实践过程中，方能增长才干，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人。这一思想，将阳明心学从理论思辨引向躬行实践，使“知行合一”不再是口号。

重温碑刻上的魏晋风华

《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6月下，半月刊

中国书法史上有“碑学”和“帖学”两大并行的核心传统，两者共同构筑了数千年书法艺术的完整体系。其中的“碑学”，即源于魏晋南北朝的碑刻。事实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留下的一方碑刻，不仅有书法美学上的意义，也有着不朽史书的价值，让后人仍有机会触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专题，带领读者重温碑刻上的魏晋风华。

受禅台旁，《公卿将军上尊号碑》《受禅表碑》是汉魏易代的实物见证，宣告着汉室的落幕。这两通碑现存于河南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和相关记载形成互证，完整留存了汉魏易代的关键细节。其中《公卿将军上尊号碑》全称“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由46名曹魏重臣联名上奏，以儒家天命观论证曹丕代汉的合法性，记录了群臣反复劝进、曹丕三次假意推辞的完整过程；《受禅表碑》详细记载了公元220年曹丕在繁阳筑坛举行受禅大典的全过程，明确记录了禅让仪式的时间、流程，是汉王朝正式终结、曹魏政权建立的官方宣告性文本。

洛阳内外，《正始石经》《辟雍碑》尝试在乱世中重建文化秩序。《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魏石经”，碑文以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对照书写，内容包含《尚书》《春秋》及部分《左传》，是继东汉《熹平石经》之后的第二部官定儒家经典刻石，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以三种字体刊刻的官定石经，是先秦古文经本流传的罕见实物；《辟雍碑》详细记载了晋武帝司马炎及皇太子司马攸先后多次亲临辟雍（古代最高学府兼礼制场所）视察、举行太



学典礼的史实，记录了当时太学的兴盛规模，提及太学生多达万人，其中还包含来自西域的学子，它是现存唯一记载西晋太学活动的大型碑刻。

在西南边陲与遥远的东北，《爨龙颜碑》《好太王碑》相继用质朴古拙的笔法，重述正史不曾记录的英雄事迹。现存于云南曲靖的《爨龙颜碑》详细记载了爨氏家族的迁徙发展史，直接印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爨氏政权统治南中（今云南一带）400余年的史实，填补了云南早期边疆史的空白；现存于吉林集安市的《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为纪念其父好太王的功绩所立，碑文内容是研究高句丽民族起源、政权发展、东北边疆历史的第一手核心史料。

此外，文章还介绍了西安碑林中的《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祠碑》，碑文上的各族官吏题名，印证着民族融合的大潮；而在江水翻涌中的《瘿鹤铭》，传续“大字第一”的经典，也把南朝建康时代特有的气度风华凝固成永恒。

■读书期刊

解析豫剧的性格

《博览群书》2026年6月号，月刊

豫剧性“豫”，本是明朝中后期河南当地的民歌小调，清代乾隆年间已在开封、杞县一带流行，当时被称为“河南梆子”“靠山吼”，1950年正式定名为“豫剧”。而今豫剧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是国内拥有专业院团、表演者数量最多的地方戏曲剧种。最新一期《博览群书》杂志刊发历史文化学者劳杰的文章，从性格的角度解读豫剧的特色。

文章开篇明义：豫剧性格的底色，是质朴的中原大地；豫剧是黄河水泡出来的，是从中原土地里长出来的。接着用文学的语言，梳理了豫剧的发展历程和不变品质：明末清初，庄稼人在地头歌唱，累了就吼两嗓子。直白、鲜活，带着泥土味儿。后来，它学了秦腔的铿锵，借了花鼓的灵动，伴着黄河涛声和麦田风声，在野地里生根、长大。豫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它说的是河南话，讲的是百姓理，品的是河南味，演的是身边人。泥土养大的戏，骨头里就有泥土的硬气，清代学人在笔记里评论豫剧演的尽是“公子遭难、小姐招亲”，听着俗，可俗得坦荡，就像河南人的性子：有话直说，不跟你玩虚的。后来樊粹庭，常香玉等名家反复打磨，使它从“土梆戏”登上了大雅之堂，但那份扎在乡土的质朴，一分没丢。

作者认为，豫剧的性格体现在唱腔上，就是“刚柔相济”四字。豫剧有四大流派：豫东调明快高亢，豫西调苍凉深沉，祥符调温婉细腻，沙河调活泼



灵动。四种调子，一种底色：厚重、深情。文章写道，豫剧不爱绕弯子，就像黄河不刻意拐弯——直白，坦荡，酣畅淋漓。听豫剧听的不仅是腔，更是一口气——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豫剧的剧目，也尽显坦荡性格。忠就是忠，奸就是奸，善就是善，恶就是恶。《花木兰》的家国情怀、《程婴救孤》的舍己为人、《清风亭上》的孝道叩问，传递的都是中国人最朴素、最真挚的价值观念。

戏剧跟人一样，各有各的性格。“京端方雅致，昆曲婉转空灵，秦腔高亢激越。豫剧的性格就是质朴、刚烈、坦荡，还带着股舍我其谁的韧劲儿。它不绕弯子，不藏着掖着，心里有什么，全掏给你。”文章分析得好：在豫剧腔调里，有民族的记忆、百姓的情感、文化的根脉，也承载着中国人朴素的坚守与炽热的家国情怀。它活在每一位艺人的唱腔腔里，活在河南人的血脉中。

在AI时代走向荒野

《书城》2026年6月号，月刊

《书城》杂志承办的“三联书城读书会”以“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然主义”为题，围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孙宁的新书《荒野中的哲学家》展开。对谈讨论了“荒野”的自然主义哲学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问题意识与它给当代生活带来的启示，号召要在AI时代走向荒野。

《荒野中的哲学家》一书在AI降临的时代重新审视“荒野”及其哲学意义，作者孙宁首先介绍了他对AI的个人感受：当下人类通过人工智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去尝试让机器模拟人类，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去做一些“只有人能够做”的事情。但当我们真正有了自由和闲暇，我们又开始用一种沾染了“机器”思维的指标去衡量自己的活动，将自己的经验切分为可以被数据、“颗粒度”量化的内容。孙宁说，虽然信息化和AI的应用确实拓展了认知的疆界，使人获取信息的速度得到提升，但这种拓展却伴随着经验贫瘠化、思维浅表化的趋势，“我们被一种由速度和效率所规训的世界观和自我观所控制”，平滑的算法和界面反馈代替了真实的人际互动和这种人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痛感、亲密感。

基于此，孙宁认为，“荒野可能是一剂清醒剂和解毒剂”。事实上，《荒野中的哲学家》一书以“荒野”为切口，揭示了“荒野”的两重意义：一是自然中作为地理位置的“荒野”，将其视作未受人类干扰的地理场所；二是作为隐喻意义上的“荒野”，将其视为脱离功利世界的思想隐喻。它可以为



进入荒野的人带来思想、精神、感知方式上的更新，书中所写到的自然主义者，无不通过离开熟悉的环境、走入陌生荒野这种强行的“位移”，来寻找一个新的扎根之处，探索这种“祛熟悉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新的生命体验。书中系统梳理了爱默生、梭罗、杜威等思想家的相关论述，批判了算法时代对感官的驯化，提出走向荒野能帮助人们重获身体感知力，重建人与世界的联结。

在孙宁看来，“荒野”在AI时代有着深刻的意义：不是万物屈服于人类的认知，而是人成为万物的一部分；不是去围绕人的目的进行种种设计，而是凝神观看自然中并不依赖于人类、自在自在地存在着的事物；人会从中获得一种缓慢沉静的专注力与一种不同于机器的更为深层的聆听、应答能力。孙宁说，这就是我们在当下急需训练的一种能力。

■地理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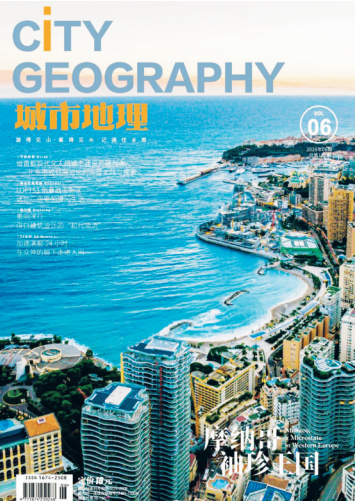
回望景明洋行

《城市地理》2026年6月号，月刊

1861年开埠后，汉口作为迅速发展的华中新兴工商业口岸城市，在长江北岸形成一字排开的五国租界，和原本商旅繁茂的华界分庭抗礼。1911年辛亥革命后，汉口迎来城市重建更新的高潮。当时汉口建筑设计业的“顶流”景明洋行，正好赶上这个发展机遇。最新一期的《城市地理》杂志介绍了景明洋行这一承包了近代汉口建筑“半壁江山”的事务所。

文章写道，景明洋行作为“初代顶流”，对近代武汉建筑设计业影响颇深。近代武汉，尤其是汉口，城市建筑的主流风格为西式风格。这些建筑作为完整的实物见证，让人们一览西式风格的流变过程：从外廊式的基督教书局到日清洋行，再到Art Deco装饰艺术与复古痕迹相糅杂的德林公寓、盐业银行、安利英洋行和聚兴诚银行，最后到更为纯粹的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的大孚银行……其中平和打包厂的建筑群，有在不同年代扩建的厂房，几乎可以被看作是“汉口近代建筑风格流变的缩影”。

据文章介绍，在汉口建筑界风生水起的景明洋行，在武汉近代建筑设计业的发展中，还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武汉初代本土建筑设计人才的培养者。在当时的景明洋行中，汇集了一批素质颇高的建筑设计与工程技术人员，



其中既有来自国外的建筑师与工程师，也有不少本地的学徒。学徒们大多从绘图员与助手起步，逐渐通过参与项目磨炼专业知识，积累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从景明洋行走出去自立门户。其中最著名的是卢镛标，开设了汉口首家华人建筑师事务所。在“摩登时代”的汉口，卢镛标留下数个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代表作，尤为耀眼的是四明银行大楼与中国实业银行大楼。直至今日，它们仍然屹立在汉口江汉路上。除了卢镛标，还有其他本土设计师，也在景明洋行得到了最初的学习与磨炼。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称：在1948年《汉口市建筑师开业登记清册》中，登记在册的本地华人建筑师有一大半都出身于景明洋行，因此有人称其为“汉口建筑师的摇篮”。

探寻哀牢山的秘密

《环球人文地理》2026年6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环球人文地理》杂志走进哀牢山，探寻隐藏在哀牢山背后的秘密。

开车从云南新平的戛洒镇出发，沿恩公路盘旋而上。约30千米后，站在海拔2600米的山脊垭口。往西看，莽莽群山像翻涌的巨浪，一浪接一浪地推向天际，那里是横断山区的腹地，山高谷深，林海苍茫；往东看，是深切陡峭的红河谷地，在山脚蜿蜒，那里是云贵高原的边缘，梯田层叠，村寨星罗。一座山脊，分开的是两个世界。这条山脉，就是哀牢山。

哀牢山有一个外号，“现实版云南虫谷”。当年一场失踪事件、一连串网络传闻，让哀牢山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生命禁地”。而当真正走进它，不难发现这多是存在于网络世界的传说，“现实版云南虫谷”是靠地形切割+磁异常+夜间二氧化碳富集+失温机制这套组合拳，再加上桩桩真事，一步步做实的。哀牢山横亘云南中部楚雄—玉溪—普洱一线，绵延约400公里，正处在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过渡带，是中国一、二级阶梯的交界处。这里地形切割极深，受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影响，山坡陡、多悬崖，原始森林中空气流通差，夜间会释放积聚的二氧化碳，人在林里走久了可能缺氧晕厥，继而失温；大地磁场强度异常，指南针会偏甚至失灵，迷路概率陡增；气候翻脸快：暴雨/暴雪/冰雹说来就来，雾锁密林



后能见度几近零，外加加、豹、毒蛇这些常住户；生态上是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乔木+藤萝+苔藓封死视线。这些正是让哀牢山显得神秘的硬件。

翻开哀牢山的历史长卷，一个无法绕开的谜团浮现：究竟谁是这条山脉最早的主人？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哀牢人”？文章认为，所谓“哀牢人”包括历史上的“哀牢夷”，是濮+越+氏羌的混合体，王族是濮人；今天的“哀牢人”，哈尼族占了山腰到山顶，花腰傣占了山脚红河谷，彝族（含花腰彝）填了中间和支脉，拉祜布朗人补在深山。